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四山

第二八六一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價每張農幣百元

通知

（一）一九四八年新年元旦日，各機關、部隊、工廠、學校、貿易公司及各公營商店，一律放假一日。

（二）在節約救荒的原則下，新年元旦日，一律不另發過節費。

特此通知，不另行文。

晉綏邊區行政公署　十二月二十五日

尋物啓事

敝人於本月十一日由碧村至蔡家崖途中從馬上遺失代別人所捎布掛包一個（掛包帶未丟），其中裝有筆記一本、水筆一支、書籍數份、紙烟四盒、習字小石板一個等物，如有拾得者請來函告知，當予感激。

軍區司令部　魏三興　十二月廿二日

曲裏工作團負責人段青平、傅善寧
重用投機份子包庇地主
劉鳳同志等堅持立場遭受壓制
地委派人檢查改造領導但不澈底

（本報訊）據新華社八分區訊：交城曲裏工作團領導上走地主富農路綫，打擊貧僱農，使該村工作受嚴重損害。該工作團係由成成中學組教科副科長段青平（富農成份）、分區政治部幹事傅善寧（成份是城市上層市民）分任正副負責人（傅善寧經常鑽在破鞋富農家裏，把土改工作認爲是「調劑生活」），段、傅在佈置工作時，竟指定程騰雲（階級異己份子，現已清洗）、張步陞（投機份子，準備交羣衆處理）爲組長，而對貧苦農民出身的同志，認爲「工作能力差」，不予重用。組長把組員看成「通訊員」，只叫他們跑腿，不重視他們的意見。在羣衆中，他們重用了綽號「石灰嘴」（說漂亮話之意）的王春海，王的父親是富農，因好吃懶做而破產。抗戰後，王混入新軍，又鑽進黨內。四三年退伍，又當了民兵中隊長，與地主郭鶴年關係很好。工作團團員郭子浩看見王能說會道，被他的假積極迷惑，「選舉」他爲「評議員」。後來，又私作主張從「評議員」中互推七人爲「土改臨時委員會」委員，王某當了主席，從此趾高氣揚，站在羣衆頭上。評成份時，羣衆說郭鶴年是地主，王硬說是富農，打擊貧農武國奎的意見。羣衆大聲喊：「郭鶴年是地主！」王某却要大家好好想一想：「郭鶴年夠不夠個地主」。段青平在旁也要大家「考慮考慮」，最後馬馬虎虎訂成富農。在門郭大會上，貧農雷二王等要打郭出氣，王某百般阻撓，說：「天氣不早了，散會吧！」事後王某活動落後份子郭福、胡閙財及富農夏二和等向羣衆「請願」，要求釋放郭鶴年，傅善寧對此反動「請願」不加阻止，且竟將郭鶴年釋放。此時工作團劉鳳、李富成等同志反對釋放，問傅：「清算未澈底，爲什麼要放？還是立場問題。」並指出王春海包庇郭鶴年的事實。傅說：「是『羣衆』討保釋放的，是方式方法手續問題，不是立場問題。」第二天，傅又批評劉鳳昨天的言行是「鼓動小組反對領導」。以此事爲中心，在工作團內部展開了尖銳的門爭。劉鳳、李富成等同志堅持放郭是立場問題，傅善寧、張步陞則堅持是方式手續問題。段青平說：「大家下去調查是否羣衆同意釋放。」但會後段並未深入羣衆實際調查，亦未接受羣衆要求重新扣押郭鶴年的意見。此時新華支社記者前來採訪，將當時的具體情形寫成消息，揭發王春海包庇地主及工作團領導上壓制羣衆等事實，但段青平認爲「不合事實，基本精神不對。」「這樣寫是對黨報不負責任。」就這樣消息被擱下了。在段、傅的庇護下，王春海包庇地主的行爲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地主王老婆向王春海求情，王不通過羣衆意見私給衣物被子。羣衆主張澈底清查郭鶴年的底產，王再三說：「已經澈底了！」結果貧僱農又在郭家內查出四個包袱。十月，閻匪進犯岔念，曲裏羣衆轉移到某地，向村公所要了五十斤山藥蛋，王竟私自給地主分了四十斤，地主吃不完扔掉，羣衆却未吃飽。而段青平認爲王某的這些行爲仍是「立場不穩，不是包庇地主。」引起貧僱農的反對，在羣衆大會揭發了王的罪狀後，羣衆撤消其土地改革臨委會主席之職，但段青平在講話中仍替王辯護。羣衆不願聽，許多人各自走散。十一月初，縣委派趙朋同志參加曲裏工作團，又與段、傅等在如何劃成份的問題上發生爭論；段、傅主張先在農民大會討論，再由貧農會審查通過；趙朋、劉鳳等同志主張先經貧僱農審查，再交農民大會審查通過，段認爲照趙、劉的做法會「打亂工作步驟」，並以「把曲裏的工作交代給趙朋來」威脅抗拒，爭論迄無結果。十一月底總結工作時，劉鳳同志以許多事實證明工作團領導上走了地主富農路綫，段不接受，反要把曲裏的工作推給劉鳳負責。十二月初，地委負責同志侯富山、縣委周鳳鳴、田忠等同志來曲裏檢查工作，大家一致的結論是「段青平、傅善寧袒護了投機份子王春海，造成包庇地主損害農民利益的行爲。……」「在工作團內部，壓制思想門爭，不走羣衆路綫，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當即改組工作團的領導，決定段青平改爲次要負責人，因爲他「主觀上尙願將工作作好而又有較長時間不在工作團（參加地委土地會議）」。傅善寧調回原部審查，準備交羣衆處理。

（編者按：根據這個報導的材料來看，對地委侯富山、縣委周鳳鳴、田忠等同志，關於曲裏工作團領導的檢查，似覺不澈底，而且感到有兩點重大的疑問：第一，該工作團的負責人，段青平、傅善寧重用壞份子，包庇地主富農，不接受工作團有些同志的正確意見，也不接受羣衆的要求，而結論中却說段青平「主觀上尙願將工作做好」。這種「主觀上」是指什麼，根據何在？從報導中看也看不到一點。第二，從報導中看，工作團內部有門爭（包括一部份同志對段、傅的門爭），這種門爭，報導中很明顯的看出，不僅是不走羣衆路綫與官僚主義作風的問題，而且也包含有不同觀點與立場的門爭，可是，結論中却只說工作團內部是「壓制思想門爭，不走羣衆路綫，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這是爲什麼？因我們對具體詳細的情況不了解，特提出來，希給以解答。）

晉綏邊區 農會臨時委員會通告

凡過去抗日戰爭中及此次愛國自衛戰爭中犧牲的烈士，均對人民有功，因此本會曾在「告農民書」上提出「抗戰以來犧牲的烈士，應分一份土地，作爲撫卹」。茲爲了更明確起見，特補充說明如下：

凡在抗日戰爭中和此次愛國自衛戰爭中犧牲的一切烈士，不論其爲野戰軍，地方軍，及地方幹部，其家屬貧苦者，烈士本人應算人口，並分得一份土地。

此辦法解放戰士犧牲者同樣待遇，其家庭在蔣管區者，我解放軍到達該地時，即通知當地新建立的民主政府，在分配土地時應與當地農民分得同樣土地。

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　十二月二十五日

橋頭貧僱農代表會
派檢查小組到各村 檢查果實分配情形

（保德訊）二區橋頭行政村第一批衣物分配後，召開貧僱農代表會檢查各村分配情形，發現有的村貧苦農民冬衣未能完全解決，有的村分配衣物還不公平，當即選出了十六人，組織了四個檢查小組（各小組迴避本村），分赴各村相互檢查。（貧農委王羊羊等）的檢查組到井道溝後，首先分工到貧僱農家中訪問，發現本村農民代表蹤水子（貧農）窰裏藏着一床棉被，這次又分了一床棉被，三賴子夫妻二人有穿的還分上穿的，窰裏也壓着布，四顆子有吃有穿也分了五件衣服，並拿一個布換了寡婦老婆分到的褥子，而貧農吳海江和新中農長大仁家幾口人仍冷的發抖。同時發現地主窩生子家還有五朵毯，地主王千婆姨身上穿着三件衣裳，惡霸引連子藏着六斤棉花三把酒壺，清算都不澈底。檢查組當即召開貧僱農會議，徵求分配意見，會上貧僱農提出代表蹤水子自私，有偏心，他覺着誰可以就分給誰，不管需要不需要。大家當即停止了蹤水子的代表資格。檢查組第二天回到主村代表會上報後，決定派代表安家保等去幫助該村羣衆澈底清算地主，並由全行政村果實中，再給該村補充布二十疋，棉花二十斤，以解決貧苦農民的冬衣問題（因統一分配時對該村照顧不夠）。會上，大家都覺得，檢查小組的辦法好，能即時發現問題，加強工作，決定今後還要常常檢查。（白冷）

軍政幹部學校
第一期學員畢業

（本報訊）軍區軍政幹部學校第一期畢業。最後半個月的鑑定中，進行了「三查」運動，對地主思想作了無情的揭發與鬥爭，更進一步提高了階級覺悟。傅教育長和金主任在畢業典禮上要求同學們貫澈以貧僱農爲骨幹的階級路綫，反對軍閥主義本位主義，開展政治民主經濟民主，恢復我軍三大任務，建設土地改革的軍隊。全體畢業同學，已分赴各兵團工作崗位，加強我軍反攻力量。學習成績不及格的和沒有放棄地主立場的，留學繼續學習或審查。

＝婚姻自主的喜訊＝
僱農青年楊補存與新中農青婦雷候娃 自願訂婚

（興縣訊）楊家坡行政村農民大會提出廢除買賣婚姻，嚴禁早婚後，該村所屬康家峁自然村新中農雷步雲的閨女雷候娃，已與馬塢村僱農青年楊補存自願訂婚。楊補存年十九歲，從小攬工，父親也是攬了一輩子工。自從土地改革開始，楊補存鬥爭地主堅決積極，老實公道，兩次被選爲農民代表。他父親年紀大了，早想給補存問個媳婦，因家中困難問不起，自從農民大會提出反對買賣婚姻後，他很高興：「這可鬧好啦，咱窮人也能娶媳婦了，我也與我孩兒問上個媳婦吧。」這時，本村貧農李神池和康家峁新中農馬元海就給介紹康家峁新中農雷步雲的閨女雷候娃（十四歲），首先和她父親商量，雷步雲說：「我一定執行農民大會決議，不能包辦，只要候娃願意，我保證不使喚一個錢。」她嫂嫂和候娃談，候娃說：「我要看本人才行哩！」第二天，經介紹人介紹，雙方見面，女方並同男方提出到明年秋後才能結婚，補存也說：「要你說今年不去，就是你去今年我也不娶，我們要執行農民大會的決議，到明年你十五歲，我二十歲，咱們再結婚。」（按：楊家坡行政村農民大會曾提議：出政府新的婚姻條例——嚴禁早婚，女子十五歲，男子十八歲才能結婚。）介紹人見到男女雙方都同意，就和候娃父親商量，他說：「我孩同意，我更同意，這可比因使幾個錢，沒找下好對象，女子不同意，來一哭一鬧強得多啦，她有個好婆家，我可放心了。」（苗潔沛）

（臨縣訊）二區邏口村貧僱農一致擁護興縣農民大會關於廢除買賣婚姻的提議，並要求政府迅速公佈新的婚姻條例，幫助農民澈底翻身。貧農高應寬說：「我剛翻起身來，問了一個女人，用了白洋一百元又窮光了，非打倒買賣婚姻翻不了身。」貧農代表高應恭說：「咱有三個小女子，保證不賣，讓她們婚姻自主。」（段林）

河曲沙口富農趙根藏到農民陣營
冒充中農煽動群衆報私仇
重新查階級評成份，趙某原形畢露，被群衆清算鬥爭。

（河曲訊）一區沙口行政村第五組土改中，因爲沒劃清階級界綫，被富農趙根冒充「中農」，隱藏在農民行列，煽動羣衆，鬥爭了新翻身下中農王二明。王二明原是河西古城人，四三年移來沙口他舅舅家，一面用傭，一面捎種幾垧地。在新政權幫助下，才慢慢有了吃穿。又後中當評議員，對富農趙根等隱瞞產量，勇敢揭發，土改開始他鬥爭封建堅決，打過富農劉羅舉。這兩件事情，就被趙根等懷恨在心，於是煽動羣衆，找其弱點，蓄意陷害。王二明曾於四三年送富農趙守業過河時，偷下一個小包，裏面有零碎銀器二十餘兩，包金環子、戒指各一個，還有一些破布子，現在趙守業回來了，羣衆清算，說出這件事來，趙根等就乘機給他戴了一頂「狗腿」帽子，並且勾結富農劉羅舉的姪兒劉三萬、劉四萬、劉千，攏絡了和王二明有意見的退伍軍人劉玉海，結成一把子，利用羣衆情緒，轉移鬥爭目標，在一天鬥爭地主大會後，以趙根爲首，將王二明扣起。王即承認偷下的東西，但劉氏弟兄誣稱趙守業走後，家裏留下二千斤山藥蛋（實際只一二担），被王二明賣在坪泉，將王吊起拷打。事後，在五組小組會討論，不但要退出東西，而且要沒收家產，工作團趙學剛提出按照告農民書辦事，退出東西就可以了，但這些傢伙堅持要當「狗腿」懲辦。公開說：「咱不能聽老趙的話」，並揚言工作團老趙如不叫沒收，就要鬥老趙。私自宣佈沒收，並且準備將王二明趕門在外」。趙學剛即將此事提交行政村貧僱農檢討，提出重新查階級，提出趙根等鬥爭地主積極不積極，大家說他就會說「地主澈底啦」，不了就甚也不做。大家揭發趙根前二年還僱兩三個長工，趕上五六個牲口跑太原、大同等地，現在還有一頭騾子、兩頭牛，那裏能算個中農？會後即把趙根扣起，進行鬥爭。質問他爲甚要鬥王二明，趙某想往劉家弟兄身上推，被貧農？僱農硬硬的碰回去：「你是富農，要以你富農階級來處理，劉家是劉家的事。」趙某承認是私人報復，「以後再不敢了」。羣衆向其清算出糧食十三石、米四百餘斤、騾子一頭、牛兩條、衣物二十餘件等。把趙根鬥垮以後，羣衆又把劉家弟兄叫來會上，質問他們「爲甚捏造事實？」「山藥蛋賣給坪泉那一家？」「你們說王二明是狗腿，你們弟兄拉攏貧農替富農出氣報仇是爲甚？」劉等無話可答。羣衆說：「你們是中農，承認錯誤與你們無事」，最後決定因他們犯了錯誤，暫時取消參加農會的資格，看以後轉變怎樣」。貧農王蘭花也在會上進行了檢討，他說：「咱那天是跟上人家跑了。」退伍軍人劉玉海說：「咱這人賴脾氣，他們說王二明鬧過我，我就把氣起來，這下說明了，誰也不要計誰，咱貧農要團結緊。」衆人一致討論把王二明偷去的東西除下，其除財產全部退回，並且批評了王二明拿了富農的東西不交給羣衆不對，發脾氣也不好，以後要改。（任景德、趙學剛）

保德三區下塔村
狗腿趙有基操縱了選舉
被貧農石存華揭發後交群衆處理

（保德訊）三區倘家塔行政村於本月五日開農民代表會，檢查各村選舉工作中，發現下塔村代表趙有基原來是個狗腿，是地主富農操縱之下選舉出來的。趙某一貧和地主相好，減租時期曾經包庇過大主地趙文格；今秋土改中投機取巧，假裝積極，混入貧農小組，暗中同地主農富共同搗鬼。該村貧農小組共有三人，其中有一個外來戶叫石存華，在過去是受排擠的。十一月廿九日石存華到灘上趕集，趙某便乘機把全村人都叫來開會，連地主富農也叫來，說是要選舉「代表」。全村十八戶人家，共叫來廿三人；地主富農惡霸都給趙投票，趙的女人及兩個娃娃也給他投了票，還有他叔老子、他父親、哥哥，光他一窩子就是七八票；寫票人是惡霸王垂，又給多寫了兩票。這樣趙有基就「當選」了「農民代表」。趕石存華趕集回來，趙某已到倘家塔參加代表會議去了，石存華打問清其中底細後，趕忙跑到倘家塔揭發。全體代表聽了上述情形後十分憤恨，有兩個代表說：「快叫他滾蛋吧！」多數人說：「那才滾了個快！今天扣起來，明天鬥他，再叫滾吧！」當晚把趙某扣起，第二天各代表及倘家塔村全體農會會員，對趙某展開鬥爭。衆人質問：「你們爲甚召集地主惡霸們開會？」趙說：「爲叫選我當代表。」「他們爲甚選你？」趙答：「他們選我爲叫替他們辦事。」又問：「你爲甚見石存華不在了，偷偷召集老財們開「舉選」會？」他低着頭說：「我怕石存華在時選不上我當幹部。」代表韓六金、倘拉委立即指着趙說：「我們大家昨天晚上，初開始討論平分土地，因偏梢地少，各村研究叫下塔給偏梢撥一部份土地，你說一垧也不給。你反對平分土地、抽多補少的原則，你是代表地主富農的意見的。」代表會決定下塔重新發動羣衆選舉，並把趙有基交下塔羣衆處理。（武海忠）

殘害傷病員的罪犯
齊彥甫押送軍法處懲辦

（本報訊）第三野戰醫院院部暨所屬一、三所全體人員，於上月底召開大會，處理前一所所長階級異己份子齊彥甫。大會共經四日，休養員女看護們紛紛控訴齊某罪行，一致意見，將齊某撤職，開除黨籍，送交軍法處審判。齊某是河北定縣人（按現有材料是破產富農），民國二十三年即在閻匪軍中當兵，抗戰後混入新軍二縱隊，四零年混入黨內，今年四月調一所所長。歷年來罪孽深重，對傷病員生命視作兒戲（有些材料已在本報十一月十一日的報導中揭發過），他未去一所前，三個月內做過四個截肢手術，使四個傷員全部犧牲了。交城縣委張英，肺炎很嚴重，經醫生診治，決定很快注射潘尼西林，保持安靜休養，但齊某不但沒有細心治療護理，反要他很快轉移病室，當天下午就死了。還有一個傷員，決定施行手術，一切都準備好了，看護去請他，他竟然睡覺不去，大家在手術台前等了很久，他才去了，結果傷員也死了。齊某常不見病人就給開處方。有一次，一個不滿一月的嬰孩開了過量的藥，一個病人肚痛，看護找他，他不去看，就給開了過量的牙片酊，發生中毒。最近孟院長病了，他在一晝夜工夫，竟連着注射十一支毛地黃（隔兩個鐘頭一支），又發生中毒，病人全身發黃色，使病更加沉重了。平時，齊某想盡辦法剝削傷病員，把休養員的糧食賤價買來，等糧價高了再出賣，從中貪污一千多萬元。並用賤價買回油、鹽、菜等，又分批高價賣給休養員，也從中貪污五百餘萬元。齊某的罪行激起大家的公憤，一致決議送軍法處審判。（趙軒）

河曲曲峪行政村
貧僱農發動貧僱農
審查建立貧僱小組

（河曲訊）三區曲峪行政村用貧僱農聯絡貧僱農，貧僱農審查貧僱農的辦法，組織貧僱農小組。該村把地主扣起後，工作團來同貧僱農開會，討論「怎樣鬥地主？」「貧僱農是否全起來了？」王得亮說：「打仗要力量，鬥地主要靠大家。」五門樓開始只有王二狗等八個貧僱農，他們說：「咱還要把全村貧僱農團結組織起來。」爲建立貧僱農組織，於是大家分頭聯絡人。石鎖子找到五十多歲的獨身漢三有批，由「你爲什麼娶不起老婆？」談訴起三有世的痛苦，啓發了他的覺悟。王二×（原稿字跡不明）過去一直不願參加會，王芝發去幫助他：「你過去澆地，天勝堂地主不叫澆，咱就不能澆，現在你能澆了吧？」經過這樣教育，後來他不但積極參加會議，還在大會上訴了苦，五十多歲老太婆王艾蘭啓發天寶家媽說：「你記得吧？那年咱村住隊伍馬拉下糞，你去拾時，地主一擋擋說街是他家的，連糞也不叫拾！」吸收她參加貧僱農小組。僱農王四馬找到王孟才，由窮人怎窮說起，他說：「咱給王家富農當長工，受下的全給人家[illegible]主，人家發了，咱窮了！」這下打動了孟才的心，他立即參加貧僱農小組。經過這樣五相聯絡，沒幾天曲峪發展下九十多人，五門樓團結下五十多人。後來就開始五相審查。曲峪貧僱農會上提出杜三和富農有勾搭，一致不讓他參加。貧農丁四應有三個兒子一個也不當兵，經常躲在外邊，衆人批評他思想不對頭，不叫兒子參軍保衛翻身果實，他接受批評承認了錯誤，大家才准予參加。五相審查中，五門樓審掉四個，曲峪審掉七個。（樊江海）

寧武宮家莊群衆
查成份中鬥爭狗腿子

（寧武訊）寧武三區宮家莊，羣衆在評訂成份中，鬥爭地主狗腿宮文明。宮某出身原係貧農，曾担任過民兵中隊長及閭長等職。四五年該村羣衆清算地主宮建中時，他假裝「積極」奪取領導，暗中幫助地主在夜間偷運走兩石多莜麥。去年又給地主宮建喜保存皮襖、毛衣等財物。分配鬥爭果實時，他竊取了十四垧好坡地、五垧平地，並主持給地主宮建奎分了平地兩垧、綿羊兩隻、棉花半斤，給地主宮光雲、宮建邦、宮不林、宮吉仁、二香柱、宮建章、宮釗等分了土布半疋、棉花斤半（其中可能有救濟布花或紡織貸花），而貧僱農劉長壽、張月后等八家却未分得一點果實。去年宮某又勾結地主宮建都、宮建喜等，貪污挪用村中國集的公糧一千多斤，做投機買賣，另將我某部寄放他家的三百餘斤糧食也做了他們的投機資本（以上糧食至今未還），當政府催要公糧時，他又逼迫責罰羣衆，並和地主宮建喜等，把某部寄放他家的數大筒汽油盜竊一担多，滲入冷水頂替。今年又以竊取的好地一畝，和地主宮建喜「壓一種夏田」，以他自己出名，替地主逃避負担。去年大會上，許多貧僱農便揭發了他的罪行，要求立即進行鬥爭，但被當時在該村工作的區助理員趙文芳（地主，已被羣衆撤職清算，見本報十一月一日），壓制下去，趙某公開威脅羣衆，說是「打擊幹部」，當場追究揭發的人，要往保安科送，因此鬥爭情緒便被壓制下去了。此次羣衆在會上把他的這些罪惡再度揭發後，他還支吾辯護企圖抵賴，引起羣衆極大憤怒。鬥爭後，決定讓他退出竊取的土地，歸還挪用的公糧，追回地主竊取的果實，包賠偷盜的汽油，不准他參加農會。隨即轉向地主宮建喜等進行鬥爭。（蔚然）

崞縣三泉千餘群衆
鬥爭新惡霸張巨本

（崞縣訊）九區三泉村羣衆，鬥爭新惡霸張巨本，張某[illegible]四年混入革命陣營，去年十月調至九區，担任武委會幹事，一次破壞開會，趙中申老漢去了見沒人，回來再去時已開了會，他便將趙老漢五花大綁在明柱上。趙[illegible]因爲割頭退去了一步，也被張某扯打後，關在炭房裏，十冬臘月凍了半夜，經羣衆再三懇求，才放出來。張某調戲婦女，據羣衆反映，僅北三泉一村，便有六、七個婦女被他姦污。和地主趙二科女兒勾姦後，向羣衆要上豬肉白麵，和地主女兒與狗腿趙俊等大吃二喝。今春在羣衆要求下，區上曾寫信調張某回區，張即指使其狗腿趙俊等，把三泉（三村）羣衆的名字抄上，假造請願書，挽留其職。區上再三催促，始離開三泉，但臨走時又令其狗腿趙俊等，強迫全村男女老少「歡送」出村。當被撤職。張某回家後，又包庇地主，被羣衆扣捕。三泉土地改革開始，將張某押來鬪。李恩榮指着張某道：「三泉的老百姓可叫你賊傷苦了！你打的都是窮人，爲甚不打地主老財？」共產黨沒你這號人。」楊治龍、曾貴堂、趙玉喜等紛紛起來控訴張某打罵勒索的罪行，張拴文說：「年時你派我看地雷，無故說我沒看好，硬要罰我五斗米，衆人給我求情，才算減成五小斗麥子、二十捆柴、一千柱香，罰下我的血汗錢你好活了，害得我全家人今春沒吃的！」三泉羣衆鬥爭後，又轉送到小原平、上院等村輪流鬥爭，讓大家吐吐苦水出出氣。（馬烽）

骨灰的燒法

晉綏軍區工業部

骨頭是很重要的工業原料，現在各貿易局都收，集中的多了，應該燒成骨灰以後送交工廠，既省運輸，又好使用。

每斤骨頭可燒骨灰半斤到十兩。燒法和燒石灰的方法一樣：挖一個土窰，窰子大小要看骨頭多少，窰下邊開一個口子準備點火。先把木柴架在底子上一層，再放一層炭，沒炭的地方就多放柴，上邊滿裝骨頭（不用一層骨頭一層木柴，因爲骨頭裏邊有油，自己可以燃燒），從底子上點着火，直到骨頭全燒完不冒烟了，再放兩天就可出窰。這樣燒，最頂上一層燒不透，出窰時另放着，留到第二次再燒。

燒好的骨灰是白色又鬆的塊，打開看，中間無黑心就好了。如有黑心是沒燒透，加到第二次再燒。

新骨頭油多，容易燒透。舊骨頭油少，難燒透。所以燒舊骨頭要多加炭。這個方法是五百斤以上的骨頭才合算，骨頭少，可以零星放在做飯的灶內燒就可以了。燒好後如果有好口袋裝運，就可以碾成粉，如無好口袋裝，就運塊子，以免混進髒東西去。

更正

本報十一月二十八日二版「河曲南溝民兵扣獲惡霸富農周某糾合「幹部」周顯拴一稿內，奪去羣衆墳地一畝（能打一石多），原稿爲「奪去十七畝（每畝能打一石多）」。特此更正。

本月二日「關於右玉損失公糧之聲明」，其中「貫糧用了四百一十大石」之「大」字，係「七」字之誤。

新華社記者評中原大捷：
我粉碎敵中原作戰體系
我軍明年將獲更多的更大勝利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本社記者在評論最近中原大捷時，指出平漢南段與隴海東段之全部破毀，已使蔣匪內戰主要戰場之中原作戰體系爲之支離破碎，而鄂豫皖、蘇魯豫皖及豫陝鄂三大新解放區，則已在廣大地區上聯成一片。此一形勢，已爲人民解放軍今後大量殲敵創造了極爲有利的條件，並預告了一九四八年度將有着更多的與更大的勝利。記者回顧月餘以來，我三路南下反攻大軍，曾以全力掃蕩新區的地方匪僞，協助當地廣大人民翻身，致戰況沉寂一時，蔣匪曾爲此驚懼惶惑，並鑒於隴海路開封以東一段之破毀已使其遭受慘重打擊，妄圖集結重兵，確保中原殘存之唯一鐵路綫平漢南段。但我三路大軍終以雷霆萬鈞之力，以疾風迅雷之勢，於十三、十四兩日，分別發動大破擊戰，僅僅三日，即已破毀平漢南段鄭州信陽間及隴海東段開封鄭州間鐵道八百四十里，攻克縣城許昌、蘭封、民權、新中牟、陳留、尉氏、洧川、長葛、鄢陵、扶溝、新鄭、息縣、上蔡、確山、西平、遂平、臨潁、桐柏、泌陽、舞陽、葉縣、襄城、滎陽等二十三座，殲蔣匪二萬餘名。過去內戰必爭之中原戰略重鎭漯河及駐馬店等地，也已爲我軍解放。記者指出此一巨大戰役，目下尚在開展中。平漢南段與隴海東段之破壞，不唯粉碎了蔣匪中原作戰體系，且使蔣匪利用鐵道交通輾轉機動之有利條件亦歸幻滅，而戰爭發展趨勢，將更暴露蔣匪因兵力不足、顧此失彼、東拉西湊、疲於奔命之弱點，從而爲我機動靈活飽經戰鬥之野戰軍，創造大規模殲敵之有利條件。目下，蔣匪陸軍總司令部指揮部所在地的鄭州以及開封、洛陽、商邱等據點，業已陷於孤立，蔣匪另一重要軍事據點信陽亦暴露在我大軍陣前，朝不保夕，廣大中原幾全爲我所控制。此後，解放軍已可隨意所欲，或東叩京滬，或西臨襄樊，或南渡長江，使玩弄空心戰術之蔣匪無所措手足。記者至此，以樂觀語氣稱：中原千萬翻身人民之崛起自衛及與解放軍親密結合，已使我反攻大軍戰力空前充沛，而我三路大軍之密切配合，將予各孤立蔣匪以應得之懲罰。平漢南段之大捷，僅是今後一連串更大勝利的開端而已。

隴海線我軍擴展攻勢
全殲蔣匪一個整旅

（新華社蘇魯豫皖二十四日電）解放軍於隴海路前綫繼續擴展攻勢，又全殲蔣匪一個整旅。前綫司令部頃發表第三十一號公報稱：我軍一部於二十二日上午八時攻克隴海路上之柳河集及柳河車站，殲滅蔣匪暫編第二十四師第五旅，少將旅長陳韜民亦被生俘，繳獲美式榴彈砲兩門，詳細戰果正清查中。按該旅配合整五師等部，圖增援開封，於二十日由商邱竄抵柳河，未及二日，即被殲滅，該師之第七旅，則早於十一月十日被殲於碭山之役。

我軍掃蕩侵入大別山敵
克太湖宿松英山岳西

（新華社鄂豫皖二十四日電）遲到消息：皖西鄂豫兩軍區地方部隊，正配合主力，掃蕩侵入解放區之蔣匪，以粉碎其對大別山的所謂「掃蕩計劃」。皖西部隊於七日克太湖，十三日克宿松。鄂豫部隊則於十日克英山。宿松一役，俘蔣匪青年軍三十七名。又皖西另部地方部隊，十三日在霍縣東南中梅河，毙俘蔣匪七十四師五十一旅及保一團各一部，共一百五十餘名。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二十四日電）皖西岳西全境已爲解放軍完全光復。七日，侵入該縣之蔣匪二十五師遭解放軍與人民游擊隊之連續打擊，已於十六日狼狽竄回霍山。又十八日，我皖西軍區地方部隊在霍山以南之河口市附近，擊潰該師廿旅一部，斃其副團長以下廿餘名。

鄂豫皖我軍
解放鄂北棗陽縣城
另部在桐柏與豫陝鄂我軍會師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二十四日電）人民解放軍一部於十七日解放鄂北之棗陽縣城，守敵望風逃竄。同日，我另部進入桐柏縣城，與豫陝鄂解放軍握手互慶勝利。

膠濟綫四十天大戰
殲敵二萬五攻克六城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四日電）前綫指揮部頃公佈膠濟綫大戰（自十一月六日迄十二月十五日）解放軍二次兵臨膠濟綫高（密）濰（縣）間，堵擊西逃之蔣匪整九師，自高密、金口、海陽等追擊圍殲戰，至收復萊陽止四十天綜合戰果，初步統計如下：（一）共殲蔣匪二萬五千一百餘名，其中蔣匪正規軍一萬八千九百餘名，蔣記地方部隊「還鄉團」等六千二百餘名，計生俘蔣匪整六十四師四七六團團長陳傑、副團長潘君屏、副團長譚增城、蔣匪高密縣長陳斐翻等以下八千九百餘名，毙傷蔣匪整九師二二七團團長陳妣民、整五十四師一零六團團長胡翼烜等以下一萬六千二百餘名。（二）蔣匪正規軍建制被殲者，有四七六團、二二七團、一零六團、一零八團之第一營、整五十四師直榴砲營第一連、三六旅旅直山砲連，共合一個整旅又一個整營及兩個整連。被我慘重殺傷者，有九、七六、八、三六、一九八、一五六、四二、五七等八個旅。（三）繳獲榴彈砲二門，山砲四門，其他各種砲八十七門，火焰噴射器二具，火箭砲六個，高射機槍三挺，輕重機槍六百八十四挺，長短槍三千一百三十一支，各種砲彈一萬五千發，各種子彈一百萬發，擊毀坦克三輛，擊落飛機兩架，其他軍用物資繳獲甚多。（四）克復縣城六座（，即：平度、高密、膠縣、海陽、萊陽、黃縣（按配合此次戰役之各地武民兵戰果未包括在內）。

蔣匪主力整五師疲憊不堪
正面臨全部被殲命運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二十四日電）號稱蔣匪精銳主力的整編第五師（原第五軍），屢經解放軍擊敗，已大爲削弱，疲憊不堪。該師自從在晉冀魯豫戰場經劉伯承將軍所部嚴重打擊後，即被陳粟大軍牽着鼻子邊拖邊打，先後在萊蕪、濟寧、東平、泗水等地區，鄆（城）南、城武、民權等地區戰鬥中，遭受殲滅性打擊，每次傷亡千餘至三四千人，雖迭經補充，但迭經削弱，逃亡嚴重，兵員經常缺額甚多。該師二百旅六百團攜械來歸之士兵侯百成稱：「我們盡在隴海平漢兩條鐵路上拖來拖去，從碭山調到鄭州，停了一夜，南開漯河，再開信陽，接着又回頭到商邱，又到開封，再回到商邱，又往南拖，我們當兵的背着四十多斤重的東西，靠兩隻脚走路，提心吊胆，每天走幾里路，還時常挨解放軍的打，剛住下來，又要築工事。當兵的幾個熟人，碰到一起，就罵開了：『累也累死，打也打死，餓也餓死，寧願投八路，不在五軍等死』。」該師各連傷病逃亡減員幾佔一半以上，蔣匪軍官雖以老兵監視新兵，北方兵監視南方兵及連坐等野蠻辦法，阻止逃亡，均屬無效，連逃連抓，連抓連逃，因之戰力日弱，士氣日低。上次隴海路破擊戰中，解放軍在民權朱集地區，最初只放了幾槍，就嚇得該師六個團連忙發砲，畏縮不前。此次隴海平漢兩鐵路破擊戰中，該師與整七十五師在十多天內，被解放軍從亳縣界首一綫，連打帶拖，引到睢杞一綫，白白傷亡四千餘人。在秋渠集阻擊戰中，解放軍一個連以傷亡十人的代價，擊潰該師一個團的進攻，毙傷其三百餘人。在睢縣南，解放軍並曾粉碎其步騎砲坦克各兵種的聯合進攻。所謂精銳已經挫折殆盡了，第二個孟良崮（蔣匪五大主力之一整七十四師全軍覆沒之地）總有一天要輪到整五師頭上的。

殲敵二萬餘破路八百四十里
敵陣支離破碎中原形勢一變
——一週戰況——

南綫新區：南綫人民解放軍於十三日夜間，發起對平漢、隴海兩蔣匪內戰動脈作大規模之破路破擊戰，迄十九日午夜止，已先後獲得重大勝利。隴海路東起柳河，西至鄭州，及平漢路鄭（州）信（陽）段，合計八百四十里鐵道橋樑，已被澈底破壞，先後克城二十三座及蔣匪重要補給點與車站數處，殲敵二萬餘（全殲蔣匪暫二十四師第五旅及劉鄧大軍戰果未計入內）。此一勝利，已使南綫蘇魯豫皖、豫陝鄂及鄂豫皖三大解放區聯成一片，我三大野戰軍已在平漢綫上握手相慶勝利，而蔣匪陣地則更形支離破碎，中原形勢因之一變。

蘇魯豫皖我軍自發動攻勢後，首先攻克許昌、蘭封、民權、新中牟、陳留、尉氏、洧川、長葛、鄢陵、扶溝、新鄭等十一座縣城，平毀平漢鐵路鄭（州）許（昌）段，隴海路鄭（州）柳（河）段共四百五十里，殲敵騎一旅大部，整四十師、整四十一師、整六十八師、交警十七總隊、國防部獨立二十六旅各一部及保安部隊等共一萬一千二百餘名，內生俘敵五專署少將保安副司令凌夔湖以下官兵一萬零二百餘人。與此先後，解放軍另部於亳縣界首至睢杞地區，阻擊企圖增援汴鄭之蔣匪嫡系整五師、整七十五師，自六日至十六日十天內，共殲其四千餘衆，粉碎其增援計劃。解放軍繼於二十二日一舉攻克柳河集及柳河車站，全殲蔣匪暫編二十四師第五旅，生俘旅長陳韜民，詳細戰果正清查中。豫皖蘇地方武裝亦主動出擊，於十六、十七兩日，先後收復上蔡、息縣兩城，殲敵一部。

與此同時，豫陝鄂我軍猛烈破擊平漢路，先後攻克平漢綫上蔣匪重要補給點駐馬店、漯河兩地及確山、西平、遂平、臨潁、桐柏、泌陽、舞陽、葉縣、襄城等九座縣城，澈底破壞平漢路許（昌）信（陽）段三百九十里，殲敵四千五百餘名。

鄂豫皖我軍，則東西縱橫於平漢綫信陽以南地區。十五日，解放鄂北之棗陽。同日，與豫陝鄂解放軍進駐桐柏。又我地方武裝積極活動，配合主力掃蕩侵入解放區之蔣匪，迭獲勝利，十六日光復岳西全境，並先後收復太湖、宿松、英山三城。

山東戰場：膠東方面，敵人仍困處於北海沿綫，面臨覆沒命運。青島、烟台等地蔣匪驚惶異狀，正在强徵市民修壕，並在市區內加緊戒嚴。魯南我軍於本月上旬粉碎蔣匪五千餘人對我郯滕泗平山區之防禦性「掃蕩」，先後殲敵四千餘人，並攻克泗水之卞橋等地。魯中我地方兵團積極活動，據公佈，上月份共作戰二百十二次，殲敵二千六百九十七名。濱海地區，蔣匪八三師一八八團及十九旅一個營，於十日由日照石臼所分三路犯我兩城、白石山一帶，我地方武裝主動展開反擊，八個鐘頭，將敵全部擊潰，斃傷俘其三百六十名。

晉冀魯豫地區：冀魯豫我運（河）東地方兵團，自九日夜起對蔣匪發動攻勢，經兩日戰鬥，攻克運河沿岸重鎭靳口、袁口、開河、張大口等據點，先後殲敵四百餘，澈底粉碎了蔣匪的「運河防綫」。我軍另部復向東平匪僞發動攻勢，十三日下午，並一度攻入該城。豫北解放軍某部於十六日攻克濬縣西南衛河岸上重鎭洪門，殲滅匪僞四百餘人。太行四分區地方武裝於積極主動出擊保田護糧戰鬥中，十三日擊斃敵四十餘名。

晉察冀地區：我地方武裝民兵於上月初配合石家莊之戰，展開廣泛出擊，一月內，斃傷俘敵一萬三千餘人，解放城鎭及蔣匪重要據點四十餘處，使困守平津保三角地區之蔣匪大爲震驚。蔣匪十六軍二十二師、六十二軍九十五師於上月二十四日由霸縣、廊坊等地向該區進行報復性「掃蕩」，我當地軍民堅持原地鬥爭。津西我軍先後攻克運河畔王口鎭及勝芳東南十餘里之三里灘等地，予「掃蕩」蔣匪以沉重打擊，「掃蕩」破產，退縮原地。現平津保三角地區除霸縣、雄縣、固安、安次等城仍有匪盤據外，永清、新鎭、容城、新城等城及廣大農村均在我軍民英勇堅持中。

西北戰場：據西北聯防軍司令部公佈，陝甘寧邊區地方兵團游擊隊，上月共作戰一百一十次，殲敵一千六百名。

東北戰場：冀東我地方兵團繼續展開北寧路破擊戰，並於十二至十八日先後攻克灤縣西北二十公里之倴城及灤（縣）樂（亭）公路上之沙流河、石各莊及玉田縣城、大牛欄等蔣匪據點。據民主聯軍總部第十六號作戰公報，秋季攻勢結束後一個月（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十一日），我連續打擊四平、法庫外圍撤退之蔣匪，先後殲其正規軍及地方部隊四千四百六十九名，並收復康平、梨樹、昌圖三城。

（十八日至二十四日）

美進步公民協會宣佈 推華萊士為獨立總統候選人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塔斯社紐約二十日電：美進步公民協會本週宣佈，擁護華萊士為明年總統選舉中的獨立候選人一事，予政界人士以極深刻的印象。華萊士本人雖尚未答覆這一建議，但許多評論家咸信第三黨將參加總統選舉，此舉影響至深。倡導第三黨的進步人士，咸信第三黨運動將成為這樣一種工具，藉以動員團結於和平週圍並在美國開始進行一種新的進步的政治運動，並信千百萬美國人寧願擁護華萊士而不選擇共和黨或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因為兩黨奉行頑梗不化的外交政策，僅在國內問題上略有不同。

又訊：進步公民協會執委會於十七日「以絕對多數表決，推選華萊士以獨立候選人資格競選總統」（合眾社）。十八日，該協會宣佈「發動一個服膺華氏為獨立的第三黨總統候選人的運動」（路透社）。

柏林統一社會黨號召人民 為德國統一民主鬥爭

（柏林訊）十二月十八日德意志新聞發表柏林統一社會黨秘書處告全國人民書，指出美帝國主義的破壞外長會議，使「德國有被瓜分與柏林不再成為德國首都的迫切威脅」。該書力斥社會民主黨領導上拒絕一萬五千社會民主黨人要求兩個工人階級政黨合作的方針，力圖將柏林西部地區包括進西部佔領區，並變柏林為西部壟斷資本家的先頭陣地。該書指出：受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所謂獨立職工會在外力支援下，致力於分裂職工運動，盲目的遵奉着舒馬赫的分裂德國的賣國政策。該書最後要求德國人民經過全國表決，來決定他們的命運，並號召人民為德國統一，為民主及社會主義而奮鬥。

反動派發動可恥的宣傳攻勢 為分裂德國製造輿論

（各方訊）美英法反動派目前正發動一可恥的宣傳攻勢，力圖為其組織分裂的德國西部政府之陰謀，製造輿論，並無恥地將外長會議失敗之責諉諸蘇聯。十九日，馬歇爾剛剛回到華盛頓，就發表了一通又臭又長的演說，把他和貝文、比道爾的勾結一氣，破壞外長會議的各項事實，說成是「蘇聯不顧獲致協議」，而且明目張膽的拋棄國際合作，稱：「靠紙面上的協定來保證持久和平，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了。國與國之間的協定，一般地說來，並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因素，而不過是現實的反映而已。」他藉口「統一之德國」既不能完成」，便要盡力在美帝國主義「勢力所能及的區域內」，組織西德政府。貝文於十八日向英國下院報告外長會議經過時，含血噴人的說：「蘇聯的宣傳，使情勢愈趨惡劣。」英國前陸軍大臣倍立廈於十七日，也完全供認美英破壞外長會議的目的，是把「易北河以西之德國土地，合併入以美國為藍本之西歐合眾國」。二十日，比道爾向國民議會外委會報告外長會議的破裂，正如馬歇爾和貝文一樣（合眾社），把責任橫加在蘇聯身上。同時，美英反動報紙和通訊社大肆叫囂，美帝國主義喉舌紐約時報十九日竟對美國破壞國際合作之「成就」，拍手稱讚說：「以雅爾塔為開端的美蘇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目前是正式告終了。」美英等蓄意分裂德國，破壞國際合作之詭計，由此更暴露無遺。

希反動政府內部發生緊張的暗鬥

（塔斯社雅典十八日電）在民主軍的攻勢下，八月奉美帝國主義指令而成立的保皇黨自由黨「聯合政府」內部，發生了緊張的暗鬥。希反動政府正醞釀着政府危機。希臘反動國會在辯論「國內安全」問題時，保皇黨與自由黨兩黨議員彼此攻擊，互相傾軋。自由黨議員綱蒂瓦斯抱怨保皇黨一手把持着的政府軍，不但作戰不力，甚至避免「與游擊隊作戰」。保皇黨頭子現任副總理曹達利斯使其黨徒對自由黨大肆進攻，在十六日的議會中，保皇黨議員庫洛伐第斯竟公開要求和自由黨破裂，另組清一色的保皇黨政府。此舉引起了所有自由黨部長與議員都離席而去。同時，社會民主黨頭子巴邦德里歐與保皇黨極右派頭子塞爾瓦斯對政府大肆抨擊，塞爾瓦斯宣稱：「他的黨不再信任政府了」。保皇黨人士認為希臘在外長會議破裂後，美國的在希「幕後」政策，將出而支持一個更右的清一色保皇黨政府。

簡訊

的里雅斯特自由區斯洛文——意大利反法西斯聯盟，頃於的港召開代表大會。聯盟總書記巴比區在會上號召該區人民，貫澈為爭取該區民主化與經濟獨立而鬥爭。

美帝的大砲金元 救不了希反動派的命 希民主軍力量已空前壯大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綜合塔斯社訊：美帝國主義的大砲與金元，挽救不了其走狗希臘法西斯政府注定的死亡。據芝加哥太陽報訪員雷諾爾德稱：自美帝國主義干涉希臘以來，希臘民主軍不僅沒有削弱，反而空前壯大了。以希臘北部為例，去年在山中作戰的民主軍只有二千人，現在已發展到兩萬至兩萬五千人，較前增加十倍以上。現民主軍的強大勝利攻勢，已使裝備與供應極為優良的十五萬以上的希臘陸軍與所謂國民警衛隊，處於防禦地位。另據紐約郵報訪員懷特稱：「希臘民主軍已控制了希臘三分之二的領土」。同時，美帝國主義最近抬出自由黨索福利斯任總理，以便欺騙世界輿論與籠絡希臘人心，藉以拯救保皇黨法西斯政府之企圖，已完全失敗。據雷諾爾德稱：索福利斯公開向他承認：他「是保皇黨曹達利斯政治把持中被俘的自由黨人」與「政治上的裝飾品」。在經濟上，美國資助下的官僚資本操縱着希臘的金融與商業，因而使工商業日益蕭條，全國工商業中心之一的薩羅尼加，今年工商業活動即較去年減少百分之五十，並造成惡性通貨膨脹。據悉，美帝國主義仍不顧一切實行拚命的武裝干涉，美軍事代表團團長格利斯伍德最近又答應資助建築四十五個國民警衛營，希臘法西斯政府現已獲得建立三十二營的貸款。這是以更加出賣國家主權為代價的。曹達利斯為此特宣佈：「凡其部下不能履行美國新命令者，均處以死刑」。

扣起惡霸狗腿來！

——崞縣大林村貧僱農聽了告農民書後——

羅夫

當工作團同志把「土地法大綱」和「告農民書」給全村貧僱農詳讀與講解後，大家熱烈的嚷吵開了。貧農亢紅計說：「這兩本書說的實在入法，真是咱們農民的翻身寶。」接着貧農吉生財說：「這比咱們的親爹娘想的都週到，真正說在咱們心根底啦！」貧農段自元接着說：「這真是一件大事！年時也鬧來（指搬大樹），咱們窮人甚麼也沒鬧上，都叫那些前頭人（幹部們）卡走啦，今年要鬧的話，那些前頭人（幹部們）一個也不能用，他們的底底也得翻一翻。」貧農李利利說：「咱們這些瞎棒以前什也摸不清，如今有這兩本書，咱們做什也有個模模啦，鬧不來了看看咱們的翻身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互相咯吵着，當讀到告農民書最後一部份，要澈底發揚民主，並且有權審查一切組織和幹部時，貧農王補根說：「像過去咱們那些農會主任王富拴（狗腿）、副主任李維高（小地主）、書記王黼林（破產地主）、農會通訊員李成虎（敵偽時的村副），那一窩人就不是咱們農民的幹部；又包辦，又獨裁，又是狗腿，又竊取鬥爭果實，那都是一窩子狼，不把他們打倒，咱們永輩子的受窮。」接着又是你一言我一語的越咯吵越上勁越咯吵越生氣，貧農段自元說：「我看把狗日的們先扣押起來，咱們再慢慢鬧吧。」大家都同意，立即派了農會民兵把王富拴等四人扣了起來。

王富拴原籍繁縣人，雖當過長工，但敵佔時就在本縣「治村復仇團」幹過三個多月，崞縣解放後便竊取了農會主任職，去年工作團來後，本村惡霸地主李玉良深恐群眾暴露他的馬腳，便一面召集地主討論對付工作團的辦法；一面又指使王富拴狗腿去暗中到群眾中活動，叫告訴群眾：村裏的大小事，什也不要告訴工作團，這樣一來，群眾們不敢說了，見了工作團就是躲避，怕說了將來受害，有鬥爭出來的五百多白洋，大部份都被「下落」了。貧農王補根說：「人家頭前人說話了，說的可好哩，事情還不是人家幾個包辦的哩，誰是頭前人誰能分，誰不是還不是分不上。年時鬥出來的騾子、驢、大車，也不知日鬼的那裏啦！今年鬥出來的水地十一畝多，還不是人家前頭人壓在屁股底下種了，到後來怕工作團來知道了，又把地分給了群眾。」李喜龍說：「人家那些前頭人吃喝嫖賭，抱姑娘，咱們的錢都叫他們串門子好活啦！」最後貧農王全鎰說：「甚不甚咱們要好好團練成一疙瘩，中貧農拉起手來把大小狼都收拾了，咱們才能翻身哩。」

收了王永紅的撫卹證

辛景月

復員軍人王永紅，背叛工農大眾，成為惡霸富農。乾川清算群眾集會，取消他復員軍人資格，收了他三等撫卹證，並叫他吐出剝削貧苦農民的東西。

十二月十六，淡紅的日光照在會場上，照耀着憤怒的人群。

貧農溫福成訴苦道：「去年，穀子出穗的時候，我鋤灣裏種得一畝穀，叫你放出馬來吃了半畝，我去尋你，你沒給我一句好話，你說：『那是馬吃了，又不是我吃了！』今年五月裏，你又放出牛來吃我的麥子，頭一回我跑下去把牛趕開；第二回，牛又在我地裏吃，你卻站在院裏理也不理；第三回我看見把我的麥子踏的實在不像樣了，才把你的牛捉住，拉回來，拴在我圈裏，想和你說一說理。晌午時分，我出去了，你到我家尋牛，一進門你就罵：『媽的屄！把老子的牛拴在這裏做什麼！福成哩？』我媽說：『福成出去了。』你說：『尋狗的去！福成回來非揍死狗日的不行！』我媽說：『你的牛吃了我們的莊稼，你還這樣蠻理！你看你的牛把我們的莊稼蹧蹋成個甚了，咱們去看些！』我媽去拉你，你把她一把推倒，我媽掙扎起來，你還心不足，又把她摔了兩括（耳光）。你還是個復員軍人，看你做得事像不像？」

貧農都有富老漢，氣得手也顫抖起來：「前年春季，我借了你一斗米，夏收後給了你三斗麥子，你還不行，秋收下來，又逼去我四升穀米。看你這剝削厲害不厲害？」

貧農溫建成也站起來訴他的苦：民國三十三年二月裏，他借了王永紅五斗米，夏收後給了一石麥子，王永紅還不行，秋天又來要，這時他正病着，躺在炕上，動也不能動，王永紅把他的鍋揪在當地，一把枕頭扯開，一穀倒下一地。到羅還是他搬人說合，給了一面鞍子，一棵樹才了事。

訴苦人一個接着一個，把這個惡霸起家的底子，全部翻了出來。

王永紅，河北蠡縣人，四二年退伍，安置在臨縣乾川溝。初來時，只帶着十四塊五毛錢，憑着行兇霸道，強迫群眾給他代耕，放高利貸，出租牲畜，幾年工夫，光現在查明的，就開下：一個婆姨，大小牛十三頭，大布三十二疋，馬一匹，平地五畝，坡地二畝，山藥三十口袋，此外，還有外欠租米三石一斗，租穀四石二斗，十斗債穀米四斗。

林大兒的眼淚

沈世鳴

林大兒是一個貧苦的中年婦女，她活了二十七，受了二十七年的恓惶，一提起來就一把鼻涕一把淚，哭得說不下去。

十一月卅日，婦女們開會評成份，成立貧農團。當各人訴說自己的歷史時，她又提起了這段傷心話：「九歲上我爹把我當出去，十四上小送在婆家，十六上上頭，起（童養媳結婚，這裏老鄉叫上頭），村至一天嫁的三家，人家兩乘轎，穿的桃紅大褂兒……咱是一頂轎，坐在裏大吼聲哭啦，引了回沒，吃過個饃，婆家還賣了個九歲的妹妹。十八上婆和公討了吃，我進城看他們，上日本鬼上來，逃難到姨姨家，養下孩兒沒法活，又賣了三歲的個兒弟。男人和公公在煤窯上綰棒（把），婆婆吃飯沒工錢，給人家紡棉花。十九歲上我公在廟裏打了鐘，後來又放了羊，害上病沒吃的尋了死，沒人埋，骨頭給狼孔（啃）了，婆婆給人家做了小婆姨。男人趕牲口，還是活不了，四十塊錢，人過錢過，又賣了個妹子。他害上病不得錢來，我一天一夜做一雙襪子養活他，侍候地主倫的口山藥給他吃。那一年六月二十黑夜，男人跌在炕底，出了一身汗，在炕上睡了三個月，我一天端升半米給地主割麥子。臘月裏婆姨討吃討了二年，給地主擔盆子倒尿盆，嫌得吃口飯。孩兒當起腿來沒吃的，受了風雨個病死了，我氣的得了瘋病。後來到了蠶用兒，老漢賣了餅子討吃，臘月天一條單褲，爛的甚也遮不住，奶奶跌在外頭，正月裏人家跑會子，咱沒衣穿出不了門，在炕上直哭。」她的喉嚨哽咽着：「唉！我的恓惶三天三夜也訴不完，去年奶了個孩兒，男人才攢起個攤子來，這樣受了剝削，對狗日的地主還有甚情意！」